

灵与肉的抉择：《怀疑》中的伦理禁忌

武月明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戏剧家约翰·尚利的力作《怀疑：一则寓言》一经搬上百老汇舞台，就深受好评，更获得 2005 年普利策戏剧奖。该剧围绕一件发生在天主教会学校的变童风波展开，通过四位主人公之间时而压抑、时而激烈的对话，探讨了千百年来讳莫若深的伦理禁忌话题，展现了 20 世纪中叶那个宗教变革时代的波诡云谲。当信仰开始崩塌，每一个社会人都面临着伦理的选择，《怀疑》的破裂性结局喻示了深陷伦理困境的现代人的复杂性与悲剧性。

关键词：《怀疑》；伦理禁忌；伦理结；伦理困境

作者简介：武月明，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A Study of the Ethical Taboo in *Doubt: A Parable*

Abstract: *Doubt: A Parable*, by American playwright John Patrick Shanley, won the 2005 Pulitzer Prize (Drama).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Catholic school during an explosive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play focuses on the gripp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strict principal Sister Aloysius and the popular parish priest Father Flynn, for Aloysius suspects Flynn of molesting the school's only African-American student. As Shanley subtitles his play "a parable", he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commencement of religious change is the moment of doubt, and that every social being has to confront ethical choices. The fragmented ending indicates the complexity and tragedy of modern people's ethnical dilemma.

Key words: *Doubt: A Parable*; ethical taboo; ethical knot; ethical dilemma

Author: Wu Yueming, Ph. 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Email: wym2609@hotmail.com

“你有过在辩论中坚守一种你已觉得勉强的立场吗？你有过在生活中捍卫一种你已感到厌倦的方式？你有过献身于一个你已不再敬仰的信念吗？”^①

美国戏剧家约翰·尚利（John Shanley）2004 年力作《怀疑：一则寓言》（*Doubt: A Parable*）一经搬上百老汇舞台，就深受好评，次年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该剧讲述了发生在 1964 年纽约一所天主教会学校的一场风波，通过四位主人公之间时而压抑、时而激烈的对话，不仅描摹了半个世纪前那个宗教变革时代的波诡云谲，更展演了一场直抵世人心灵的公开质询：你有过怀疑吗？

一、“疑”云密布的六十年代

《怀疑》的开场白是弗林神父以“怀疑”为主题的布道：“今天在教堂中的你们非常清楚我所描绘的这个信仰危机。我要对你们说：怀疑和坚信同样有着强大持久的凝聚力”（22）。这段多少令人诧异的讲道直接将读者带进了一个极具历史感的伦理现场，感受到当时民众内心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和伦理困惑。

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街头。一方面，越战泥潭越陷越深，又遭逢肯尼迪总统遇刺，民众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天主教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启了教会改革的序幕^②，破除宗教禁忌的同时却又使信徒们对于信仰疑窦丛生。各方势力相互博弈，平静的社会表象下其实暗潮汹涌。

《怀疑》看似是探讨宗教问题，其实质是探究现代人身不由己、却又无法自拔的社会伦理问题。正如其副标题“一个寓言”所喻示的那样：“你可能从我的剧中读到的是世事不定。而也许你需要确信。抛弃这种情感。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的世界中生活。结论并不存在。这就是我们时代强音之下的无言与沉默”（17）。《怀疑》一剧的译者胡开奇也认为：“该剧的戏剧张力与魅力恰恰在它的两难困境：渴望安宁的信仰和怀疑现实的不定，深刻地表现了人类真实的体验”（8）。剧中所有人物似乎都深陷某种困局，无论是选择怀疑，或选择相信，都无法解开疑窦。困局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一个道德判断题，而是伦理选择题。每一个社会人都承担着各自的伦理责任，又不时地面临伦理的选择。《怀疑》剧中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及其后果构成该剧的核心冲突，其深刻的寓意是通过对伦理责任的思考实现的。

二、伦理禁忌：谁之罪？

《怀疑》的情节并不复杂。女主人公阿洛西斯修女是圣尼古拉天主教会学校校长，她怀疑学校唯一的黑人学生穆勒受到弗林神父的引诱、甚至性侵犯。面对这一惊世骇俗的指控，神父竭力辩解。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意志和信仰的博弈，而直到大幕落下，该剧始终没有回答观众心中的疑问：究竟是守旧的阿洛西斯修女出于偏见和嫉妒刻意设计赶走主张宗教世俗化改革的神父，还是神父在开明亲切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

单就这个问题的是与非而言，无外乎两种可能：神父有罪或者无罪。然而，带给读者极大震撼的显然不仅仅是是与非本身，更是隐藏在是与非背后的怀疑，以及这种怀疑所隐含的空前复杂的伦理关系，其核心症结就是千百年来令人类讳莫如深的伦理禁忌。

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由于理性而导致伦理意识的产生，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乱伦禁忌的遵守，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之上的伦理之上的理解与接受”（18）。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

“禁忌是人类力图控制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伦理规范，禁忌的形成是人类努力摆脱蒙昧的结果”（聂珍钊 18）。可以说，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通过遵守伦理禁忌，逐步脱离了兽性并进而获得理性。然而，即便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理性也不能完全控制兽性，“人仍然是现代社会中由理性和兽性结合而成的斯芬克斯怪兽”（聂珍钊 19）。所以时至今日，伦理禁忌问题仍然能触动人类的灵魂，这也是《怀疑》一剧能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伦理禁忌主要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不能发生性关系，不能

相互残杀。《怀疑》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故事现场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从精神层面上讲，无论是修女与神父之间、抑或修女、神父同教徒之间，他们都具备宗教意义上的兄弟姐妹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因此，神父可能犯下的变童恶行，其实质就是他与黑人男孩之间可能存在的性关系；而修女校长与神父之间的角斗，其实质就是亲人之间的残杀。因此，无论真相如何，剧中人物均已触及了伦理禁忌，制造了伦理混乱，危及到伦理秩序，最终深陷伦理困境而不能自拔。

《怀疑》一剧围绕两个伦理禁忌展开，生成了两条伦理主线，一条是阿洛西斯修女揭示“真相”的主线，一条是弗林神父掩饰“真相”的主线，双方调动所能调动的力量，发动强大的心理战，不惜将单纯的詹姆斯修女、无辜的黑人母亲，以及本应该备受保护的黑人男孩卷入这场纷争，从而在每条伦理主线上，逐渐生成了数个伦理结。围绕着所谓真相，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其实质就是一场意志和信仰的较量。

伦理结是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其“结”与“解”的过程就是一场伦理活动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中伦理结的生成过程进行描述，对生成或预设的伦理结进行解构，从而接近文学文本、理解文本和批评文本”（聂珍钊 21）。《怀疑》的剧情冲突衍生出大大小小数个伦理结，其中阿洛西斯修女与弗林神父之间的“相残结”和弗林神父与穆勒之间的“相奸结”是全剧的主导伦理结，自始至终主导着剧中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以及情节的推展。尚利通过描述这些伦理结的生成及其解构的过程，揭示了“是怀疑改变着世界。当一个人感到疑虑时，当他踌躇时……正是他成长之时……当你无言灵魂的震撼力冲破了思想的藩篱时，生命出现了。而怀疑恰恰是重新进入现实的一个契机”（16）。

三、修女与神父：“相残”何太急

阿洛西斯修女和弗林神父虽同为天主教会的中坚力量，但理念相左，离心离德，相互排挤，恶斗不断，几至你死我活的境地。从表面上看，阿洛西斯修女刻板固执，墨守成规，反对教会的世俗化变革，她甚至感叹：“我很遗憾我甚至允许学生把钢笔带到学校来。学生真的只应该用蘸水钢笔来练习书写”（25-26）。

这位貌似古董级的天主教修女却对教会饱受诟病的等级制度洞若观火，一方面深深地倚仗着现存的教阶制度来实现管理。她对詹姆斯修女说：“你对我负责，我对教区神父负责，他对主教负责，这样一级一级直到罗马教皇。这是一个系列的教阶制度。要利用它”（24）。另一方面，阿洛西斯修女深知在教会等级制度中，弗林神父位于她之上，要想依靠教阶制度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是不可能的，她实际上孤立无援：“我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人，神父们掌握着一切”（38）。

相形之下，弗林神父一出场，就给观众以亲近感和现代感。他颇具才华，幽默风趣，篮球打得好，爱吃甜食，爱用圆珠笔，关心学生，所以很受信众欢迎。更重要的是，他看起来更愿意走下神坛，更乐见教会世俗化的变革：“教会需要一张更亲切的面容。要反映当地的社区特征。……我们应该更亲和友好。让孩子们和家长把我们看成是家庭的成员而不是罗马的使者”（45）。

随着剧情深入，观众却发现传统守旧的阿洛西斯修女才是这部戏中真正的叛逆者。当她认为弗林神父犯下罪孽的那一刻起，就决心凭一己之力揭开事实真相，即便是背离教规，乃至下地狱也要替天行道：“只要需要，我就会跨出教会大门。即使那大门在我身后关闭！只要需要，我就会做，神父，哪怕是我被罚入地狱！你必须明白，不然你就看错了我！”

……你是个骗子！你是教会的耻辱。你没被教会开除的唯一原因是神职的衰落”（68-70）。阿洛西斯修女对于弗林神父的蔑视，以及对于教会的批评，归根结底，既是对神父权威的挑战，更是对教会等级伦理的颠覆，展现了大无畏的叛逆精神。

面对阿洛西斯修女的指控，弗林神父立刻撕去了改革派的面纱，企图利用教会的等级制度和神父的权威来迫使对方就范：“我不满意你对此事的处理。下一次你若为猜忌所困，我建议你告诉主持神父”（49）。他一方面拼命辩解：“我什么也没干。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对毒化的心灵而言最纯洁的举动也会显得邪恶”（54），还极力抹黑修女：“关心那孩子的是我，不是她。她帮助过那孩子或学校里的任何孩子吗？她像一块冰！孩子需要温暖，慈爱和理解！她给了他们什么？校规。那个黑人孩子需要一只扶持他的手不然他无法成功！可她那种处理方式，会让那孩子自暴自弃。你想他为什么那天在圣器室里喝酒？因为他烦恼！她看到我以富于人情的方式与这些孩子们交谈便立刻认为我心存歹念。认为必有苟且之事”（55）。另一方面，他直接威胁阿洛西斯修女：“你必须停止这种反对我的动作！……你企图摧毁我的名誉！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你被撤职，而不是我！”（64-65）

弗林神父赤裸裸的威胁反而更坚定了阿洛西斯修女的怀疑，并激发出她惊天的斗志和勇气：“只要需要，我会一个一个地追查你待过的教区，我会找到一个家长，弗林神父！相信我，我能找到一个家长，他们多半还不知道你仍在教育孩子。一旦我找到了，你将被揭露，你甚至会遭到围攻”（69）。

在这一场与弗林神父的殊死博弈中，阿洛西斯修女为了彻底扳倒对方，一步步背离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追查邪恶，我只能离上帝远了一步。当然，这就是代价”（73）。她不顾詹姆斯修女的疑虑，粗暴地要求她指证弗林神父，天真的詹姆斯修女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校长与神父的相互残杀中。她失去的不仅是心灵的安宁：“我夜里再也无法入睡了。世间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72），甚至曾经坚定不移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以怀疑来看待世事与众人真是令人不安。这让我感到自己在疏远上帝”（36）。

为了抓到更有利的证据，阿洛西斯修女甚至请来了“受害者”的母亲穆勒太太。当获悉弗林神父与孩子之间可能存在不正常的关系时，穆勒太太的反应出人意料，不是惊慌失措或歇斯底里，而是出奇的淡定：“每个人都难免有错的地方，是不是？要多原谅”（59）。

穆勒太太表面上的淡定并非因为昏聩，她其实洞悉一切：“我儿子到这所学校来是因为在公立学校里他们要杀了他。我们很幸运能让他进这个学校读完最后一年。很好。他父亲不喜欢他。来到这儿，同学不喜欢他。只有一个男人对他好。这位神父。他向我儿子伸出了手。这男人有没有目的呢？有的。所有人都有他们的目的，你也有你的目的。但我会问这男人为什么善待我儿子吗？不会。我不在乎目的”（63）。

穆勒太太的表态或许可以解读为对于黑人生存困境的屈服，因为她深知：“有时候事情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63），所以“我不想招惹是非，我感觉到你似乎有自己的目的……我想我理解你说的那种事，但我不想卷入……你为了你的正义同这位神父争斗就把我儿子也拉进去。我儿子不需要这额外的麻烦”（60-61）。

可贵的是，这位黑人母亲自始至终对于整个事件都保有清晰的判断：“如果说到这位神父与我儿子间有什么事的话，那也不是我儿子的过错……他只有12岁。如果追究责任的话，该是那位成人，而不是这个孩子”（60）。她理性的选择完全出于纯粹的母爱：“你也许认为你在行使正义，但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我不知道你我是否站在同一边。我将站在我儿子和善待他的人这一边。希望你也站在这一边”（64）。

在所谓真相与现实的衬托下,穆勒太太成为剧中信念最执著、立场最坚定的务实派。反观阿洛西斯校长,因为深信自己的怀疑,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追查弗林神父,反而逐渐沦为信仰危机中迷途的羔羊了。

在阿洛西斯修女的咄咄攻势下,弗林神父虽然还是一再坚持没有过错,并指责修女违规操作:“你没有权利刨根问底地追查我的过去!”(67),但当听说以前服务的教区修女检举他历史上有前科时却开始讨饶:“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把它留给我的忏悔神父的宽恕仁慈的双手……你能否以上帝之爱行事?这儿是我的生命所在……我的名誉危在旦夕……如果你这样说我,我将无法在这社区服务……你要剥夺我的一切”(68-69)。

修女与神父之间的“相残”伦理结,在经历了从生成到解构的发酵过程后,终以两败俱伤而告终。阿洛西斯修女以莫须有的电话吓退了弗林神父,后者提出了离职。然而阿洛西斯修女坦白:“我撒了个谎。我根本没有打这个电话”,尽管她坚信她的怀疑:“如果他历史上没有前科,这个谎言就不起作用。他辞职就是他的供认”(72)。但是,用一个谎言试探出的所谓“真相”,还是当初苦苦求索的真相吗?最终连她自己都在深深追问:“我真是怀疑啊!我真是太怀疑了!”更何况“主教任命弗林神父为负责杰罗姆教堂和学校的教区神父。这是一次晋升”(72-73)。她拼命搏来的真相却是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深陷险境。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极具讽刺性的。

四、神父与黑人男孩:“相奸”可有无?

《怀疑》剧中另一个主导伦理结是弗林神父与穆勒之间的“相奸结”。作为变童风波的主要当事人,黑人男孩穆勒始终是缺席的,他没有机会发声为自己解释或辩护,读者关于他的所有信息都是通过第三方转述。作为圣尼古拉天主教会学校的第一位黑人学生,他通过了所有课目的考核,成绩中等。他只要坚持到六月份,就能从这个学校毕业,就有机会去一所好高中,这样他便会有更好的机会去上更好的大学。

穆勒在圣尼古拉天主教会学校没有朋友,同学不理睬他。“他孤立一人。被遗弃的一头小羊羔正是狼的猎物”(37)。只有弗林神父是个例外。因此穆勒常常跟母亲提起弗林神父:“他崇拜他。他常同这孩子谈心。男孩子需要交谈。他需要这个”(59)。弗林神父还力排众议,邀请穆勒担任圣坛侍童。后来因在弥撒之后被抓到在圣器室里偷喝祭酒,穆勒被撤去圣坛侍童一职,“为喝祭酒的事他父亲把他打了个半死”(58)。弗林神父为避嫌疑,不再同他说话,还尽量避免同他碰面。可怜的穆勒却始终蒙在鼓里,不明就里,情绪愈发沮丧,但他自始至终一直庇护神父,最后神父的离职令他伤心欲绝。

穆勒的处境固然令人同情,但令读者更加疑惑的是弗林神父与穆勒之间究竟存不存在有悖伦常的性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触犯“相奸”的伦理禁忌。作为作者,尚利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针对变童疑云,尚利还是给予了一种比较明确的指向性,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中挖掘到属于自己的真相。这正如美国当代伦理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在他的代表作《我们结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所言:“每个读者都是伦理批评家”(Booth 364)。

在解释自己对穆勒的偏爱时,弗林神父说:“那是一种天性。你同孩子们还会有什么别的关系吗”?面对天真的詹姆斯修女的求证,他一再强调:“有种人总是反对你的仁爱之心,詹姆斯修女,他们会说你心中的灵光是一种软弱。他们会说你的仁爱慈善会出卖你。我不相信。这是那些残忍之辈以德行的名义扼杀善良的惯用伎俩。别相信它。爱没有任何

过错”（55-56）。弗林神父这里明显在偷换概念了。当詹姆斯修女感慨一切都颠倒了，他还坚持说：“但它们没有颠倒。只是我们在生活中会有迷失的时候。并非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们许多人都会有”（56）。

在面对坚定的阿洛西斯修女时，弗林神父显然就不够坚定了：“求求你！我们难道不是人吗？我难道不是一个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吗？我不能随便乱说。你理解吗？有些事情我是不能乱说的。哪怕你无法接受这个解释，阿洛西斯修女，请记住有些情况你是无法理解的。即便你感到确信，它也只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个事实。以宽容仁慈的精神，我向你呼吁。为了我终生的事业。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我将我自身置于你的手中”（69）。然而，当阿洛西斯修女近乎歇斯底里地扔下十字架、质问神父究竟有没有给穆勒喝酒时，神父居然一时间语塞，好一会儿才反问道：“你就没有犯过错吗？”（72）这句闪烁其词的反问几乎就等于默认了修女的质疑。

《怀疑》中所有潜藏的伦理混乱最后至少在表面上都归于秩序：阿洛西斯校长赶走了神父，詹姆斯修女又可以安心地教书了，穆勒也将顺利地升入高中。但实际上神父并没有被伤到分毫，而是体面地转换教区，甚至得到晋升。这种荒诞的结果令阿洛西斯校长愤懑不平，不禁嘶声呐喊：“I have doubts”。这是对自我的质疑、对神父的质疑、对真相的质疑，更是对信仰的质疑。《怀疑》破裂的结局充分体现了伦理困境的复杂性与悲剧性，因为它不能通过选择伦理立场而得到消弭。剧中的阿洛西斯校长与弗林神父，没有哪一方代表了更高尚的伦理道德，都只是深陷伦理困境，却徒劳挣扎的迷途羔羊罢了。

注解【Notes】

① 剧作者尚利在剧本的前言中为诠释“怀疑”主题而向读者抛出了几个问题。参见胡开奇译：《怀疑：普利策奖戏剧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15。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天主教会面临诸多挑战。1962年至1965年间，天主教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梵蒂冈召开。这次大公会议与以往历次大公会议不同，它破天荒地邀请了东正教、圣公会等非天主教人士、甚至女性出席会议，并发起了教会内部改革以及教会与外部的对话。参见 Ian Linden, *Global Catholicism: Diversity and Change since Vatican II* (London: Hurst and Co., 2009) 337。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ooth, Wayne. *The Company We Keep: The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约翰·尚利：“怀疑：一则寓言”，《怀疑：普利策奖戏剧集》，胡开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1-74。

[Shanley, John, “Doubt, A Parable.” *Doubt: Three Pulitzer Winning Plays*. Trans. Hu Kaiqi.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1.1-74.]

责任编辑：桑 晔